



# 台灣林業界一個小兵

## 我的 小 傳

賈主白

**我**是適逢中國多難時期的人、道道地地的中興人、台灣林業界忠誠敬業的一份子。步入林業界是因緣際會，也有其淵源。滾滾江河水，一去不回頭，我這多災難的人生旅途已走到「夕陽」的境界，往昔的滄桑、成長、經歷，一幕一幕在眼前重現——人生如戲。

我的老家是：「環而峙者山也，龍山前躡，獅山後踞，看左右層巒疊嶂，參差差，須識得頭頭是道；流不息者水手，虎水西出，豹水北來，匯東南千溪萬壑，源源本本，應無忘滴滴歸宗。」這副對聯描述的錢山村，屬江西省安福縣武功山麓下的一個農莊。我的直系祖先十八代都是讀書人。共軍在江西瑞金起家時，錢山村也遭蘇維埃政府佔領，我家：家產被沒收、家人迫分散，幸父親逃脫在外工作。家鄉光復後，民國24年全家人才在南京的浦口團聚。然好景不常又發生七七事變抗日風雲起，逼得於26年12月4日搭乘最後一艘搬運津浦鐵路物資的船撤走，輾轉返回老家。

36年在江西省立吉安中學高中畢業後，適逢同村的李達才教授應聘台灣省立農

學院執教，遂護送李達才教授留在家鄉的妻、幼小兒女來到台中市。次年考取省立農學院森林系就讀，惟在四年級時罹患肺結核病，中途休學兩年，至43年畢業。那時候恰逢省立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組織規程於43年10月正式核准成立，我就請求留在林管處服務，可以與在台中市檢驗局服務的父親繼續相處照顧。

組織規程內設：造林、業務、總務三組。共有四個林場。按省立農學院前身是民國八年創立的農林專門學校，此乃台灣有林業教育的肇始，民國九年再設三個演習林場（東勢、新化、文山）。台灣大學森林系雖是到38年才成立，且也沒有林場，因其為國立，則其實驗林管理處之組織架構卻比較完善而週詳，真是後來居上。

民國49年2月時，我曾被動調任森林系造林研究室，擔任應用造林學的學生實習課程，並管理校內苗圃工作，一年後主動請辭。

至52年2月升任造林組主任兼東勢林場場長（63年5月除兼）。

到66年4月調任首任研究組主任（該組係學校50年改制中興大學，60年再改隸國立，61年修正組織規程時增設，69年再增設森林遊樂組）兼規劃森林遊樂業務（71年除兼）。76年2月又兼處長室秘書工作（當時組織規程上尚無秘書職位），直至81年3月退休。

另外，68年起單獨辦理「實驗林研究報告」編輯，該刊純屬學術性，出版森林學系所與實驗林之試驗研究報告，先為年刊後改半年刊，直至退休。

當我在森林系擔任實習課程，就在苗圃開始學習作試驗研究工作，擔任造林組主任期間，也藉造林業務上的問題，就地取材順便作造林方面的試驗研究。先後獲得國科會三次講師級、一次副教授級之獎助，可惜申請教授級時，僅一分之差而落選，一樣已受到肯定，故仍感到安慰。

初任造林組主任時最頭痛的事：是東勢林場全場三百多公頃林地，林木已盜伐殆盡，林地也遭濫墾的殘局。經過研究評議，鑒於該場之地理位置四周都有村落，保林工作實在不易，特

擬定「委託造林及保育」辦法，呈報省政府教育廳核准。自55年開始與濫墾戶辦理簽約，但仍有許多戶蠻橫不講理的拖延，使人氣憤而又要自制，經過各方面多次協調勸導終於首肯。總計濫墾戶272戶、計596筆地、共267公頃多，完成全部簽約，恢復林地綠化，且自58年開始陸續依約分收果實代全，保障了學校的權益。

遺憾的一件大事：是55年11月20日湯校長惠蓀博士知道能高林場近年造林成功，特率領學校有關人員與教育廳人員，前往視察，那天要視察的新造林地，是從林場住宿處700多公尺海拔，登上1200公尺，一路上我跟他身旁，不時間他累不累？慢慢走！他總說不累？當到達目的地，大家都請他坐在一石頭上，坐定後，洪清全場長問：「校長要喝點咖啡還是開水？」他轉過頭說：「咖啡」。再回過頭來，就俯身向前伏倒，一聲不響也不動，大家都驚慌失色，迅速往山下搬藤椅來扛抬，再換汽車送往埔里榮民醫院求救，途中曾由趕來的醫師二度注射強心針，仍回醒乏術。一代台灣土地改革功臣就如此脆弱地撒手走了。湯故校長夫人看過我當

時寫的悼湯校長文，給我的信中一段：「……想起先夫去歲，曾一再語我『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』他算是求仁得仁了。惹悲痛之餘，唯念先夫一生辛勤，為國為民，俯仰無愧；此番臨去，竟耗無痛苦，人生原處寄旅，渠有此結局，當可了無遺憾，我也引以為慰了。……」這種哀憫是學校、國家的莫大損失，但也是人生的崇高榮耀境界。後該場改名惠蓀林場，以資紀念。

另主持一件困擾事：由於梨山水果黃金時的誘惑，有心人煽動原住民到處請願，要求砍伐惠蓀林場早已收回造林150多公頃濫墾地內零星少許柳杉、赤楊案。緣因林場收回造林當時，本已協商言明，除林場已替瑞岩村修建飲用水之水圳工程外，並培育苗木補償濫墾戶栽植的柳杉，唯後來彼等未來領取苗木，事實上彼等可能當時無地可栽植，不了了之近十年，可是這點法律漏洞，就是這次發動請願的導火線，完全是幕後陰謀者的傑作，冀飛機造成再次濫墾，開闢第二個梨山的夢想。56年起就其向省議會請願的機會，根據其濫墾時栽植柳杉的調查株數、名冊等資料（赤楊是天然下種生，

林場撫育者），再依據林務局提供之造林成本，作成公正的正式補償，經省議會通過，最後學校邀請政、軍、警及省議會各方人員前往瑞岩村原住民地發放補償金，其時仍有人在幕後煽動拒領，我堅持與林場人員留駐現場，經數日耐心地挨家挨戶個別詢問勸導，毫無強迫手段，竟漸漸有人願意領取，且有領取後退回再自動來領取者，很明顯地是受別人的操縱，最後僅剩一戶拒領，61年依法將其補償金送至台中地方法院託管結案。

一般造林多在惠蓀與新化林場，文山林場少，在造林組主任任內總共造林1048公頃。

61年與63年我也承林務局邀請參加「母樹林保存及自然區保護調查隊」之東部林區與蘭嶼的三個梯次調查，跋涉深山峻嶺，審察擎天巨樹林，雄偉美景之間，雖辛苦也興奮。

研究組任內工作較廣闊：除例行公務外，重要工作為規劃遊樂區之區域景觀據點，爭取遊樂區設施經費、合作試驗研究、編輯研究報告刊物，力爭實驗林管理處員工編制納入公務預算等事情，工作是平凡無大風

浪。然而年歲的增加、體能自然的減退，自己對工作認真的個性等關係下，當感染發燒而成肺炎時，惡化成右肺部外萎縮，後又有肺氣……「病來如山倒」，所幸我生活正常無不良、抽煙、喝酒等嗜好惡習，尚能支撐到退休，耳朵聽力亦陪著退休。

關於服務功績，得到鼓勵的重要事跡，除前述得到國科會的獎助外，58年獲台灣省政府教育廳以經營林場成果優良工作努力，記功乙次。60年因處理墾墾地事獲省政府獎狀、林務局給予「功在林業」紀念牌。81年得教育部傑出技術人員獎牌與獎金。退休時承森林系所全體老師與林管處同仁贈送金項鍊金牌之歡送。

退休後平常在中興大學校園內散步保健，校園裏栽

植的樹木，有美化性的、教育性的、及紀念性的，我是看著栽看著長，尤其是針葉樹標本園在設立初期，我奉命培育管理十多年，那些樹在矮小時，有生長得美好如黑松等，卻常被偷走，也是傷腦筋的事，必須再三補植，學校也給予我記功表彰。如今，樹木成蔭，仰首觀看樹梢在天空搖擺招風雲，綠繡眼、白頭翁等鳥兒棲息吱吱、喳喳，我心裏的那股暖流，非他人所可領會。這不僅是前人種樹、後人乘涼，也是青壯年時種樹、年老時來乘涼。我還常常去林場「探親」，就是享受這份樹林的親情，山水的活力，使人悠然暢寄，有益保健。且懷著：「但得夕陽無限好；何須惆悵近黃昏。」

✦

退休後平常在中興大學校園內散步保健，校園裏栽  
是成敗轉頭空  
浪浪長江東逝水  
浪花淘盡英雄  
青山依舊在  
幾度夕陽紅  
白髮漁樵江渚上  
慣看秋月春風  
一壺濁酒喜相逢  
古今多少事  
都付笑談中  
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  
丙辰年七月望